**191天 11/5/2019**

之前讲到破遍计我执和具生我执，这样能够广修空性的道理。从肉体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来破除从肉身对自我身份感产生的执著和执著的倾向。遍计所执就是从主观意识当中好像有一个自我，这也是数论派的常一自主的一个自我、神我、凡我的主张。色声香味触法的感受是怎么现起的？是不是需要一个对境？是不是只需要意识不需要对境，或者只需要对境不需要意识？或者这两个都现起的时候，如果看不同的事物，是不是有前后的差异，是不是有相互间的作用？能够去认识的境这个意识，就是“能”，能够被认识的这个境，就是“所”，“能”“所”依赖的方式是什么？“能”的范围可以有多能？如果它不可以知道“境”的话，它也不称之为“能”。如果“境”不自知，需要“能”的帮助或者作用下才能够知道......这些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内容。

63

闻声自性者，

云何成眼识？

一人成父子，

假名非真实。

意识当中的第六识，透过眼耳鼻舌身五根，变成其他的根识的能力，产生色声香味触。这里提问：那同时既是耳识又是眼识是如何发生的呢？或者先听到声音又看到色，那意识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呢？数论派的解释是：一个是作用，一个是体性。体性上来讲的话是一种，但是作用上来讲的话有多种。或者一边耳识起作用可以听到声音，它没有干扰到另外一边眼识取色相。即使是声音尽了，声识的能力还是在的。所以你看到景象的时候，暂时没有声音，但是不代表耳识这种潜在的“能”用的能力不在。所以同时看到听到，从第六意识的角度来讲，并不是一个矛盾的现象。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速度，意识的速度是不可思议的，有种说法说世界上如果有一个最快的速的话，不是光，而是意识。它没有说像开关一样，开了这个开关，另一个就不能用的问题。以前计算机是使用的0和1的二进制原则来计算的，后来现在在理论上有量子的计算机，原来的0和1像开和关一样的机制，变成同时既是0又是1的状态。一个很粗浅的比喻，有点像把一个钢镚儿用手指一弹，它在你眼前转的时候会不断出现两面，好像你都分不出来它是数字的一面还是图画的一面，因为它同时都在。述论派的这种说法不是被排斥的，在世俗谛是可以安立的说法。

中观宗也在讲，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又是父又是子呢？在名言中说父子观待而立。从子的角度来讲，这个人就不是父；从父的角度来讲，这个人就不是子。世俗的一切都是相对的，从第三个角度来说，比如说从一个孙子的角度看，就可以既是父又是子——他爸爸既是爷爷的儿子，又是他自己的爸爸，在一个人身上既有爸爸又有儿子的特性。这些观待而立的如果一定要说它们可以同时扮演多种角色，是相上的一个讨论，不是性上的讨论。天然对立天然矛盾的概念不能在性上面讨论，它超越了这个层次。

64

忧喜暗三德，

非子亦非父。

彼无闻声性，

不见彼性故。

忧、喜、暗是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；或者说喜和乐受是意识的本身、忧和苦受是质能转换中能量的部分、暗和不苦不乐受是质能转换中物质的部分；这三者的平衡形成宇宙的主宰和现象。在述论派的观点里，把这三德看做究竟的实相。这种究竟的体系是内在的一个规律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直观的看到的现象。但是这些相对出现的幻化的现象当中，可以推理推到这三种德的平衡，宇宙形成的现象。所以从性上面来讲，在儿子的情况下不是儿子，在父亲的情况下不是父亲。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，其实不存在这种比喻的方法，因为它是二元思维的方式，在绝对究竟的层次没有办法说这些。根本上面来讲，我们能见到的色相，耳识不可能当做能听的声相，它们是不一样的。

65

如见伎异状。

是识即非常。

谓异样一体。

彼一未曾有，

意识的运作原理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有相上面有很多的不同，性上面都是一样？这里用了一个例子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时段穿着不同的衣服，出现在不同的场合；或者同样的场景里面换不同的角色、声调、化妆，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表演不同性格的人物一样。所以意识的本身，它在相上面可以做多种表现，但是性上面根本上是一个。那这样说的话，意识也不是他们所说的本性上恒常的。所以表象上的多样和根本上的一的关系是什么？不同的异样根本上是一个的话，不可能有一个永恒的体性它能不断变换出不同的变异的东西。如果“一”是作为“一”来恒常的话，它不可能变为“百” “万” 的状态，不断地变化各种的形象，形成各种的形式。这样的现象没有他们所讲的所谓的真实。要么就是“一”这种自性上不变的、恒常的概念。从表象上的变化，比如说我们的山河大地有变化，为什么会有变化呢？因为从大处到细处，即是不是经过火山爆发、大地震裂的冲击，一个石头本身就是在运动的状态，它里面也不是稳定的异样。如果你说“外面的变化我认可，里面是不变的”，在佛教里面也是不认可的。如果异样的外境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有自性真实的存在，那自性如何存在？如果只是心念的话，那不是否定了一切法依缘而生的概念。

66

异样若非真，

自性复为何？

若谓即是识，

众生将成一。

如果是体性是实有的话，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。如果是实有的话，因为它是既定恒常的这种邪见，就没有相上面的变化。如果体性是一的话，那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变化又怎么可能呈现呢？除非是无自性。异样的这些如果不是真实的，现象上面有多种多样的这种现象、有不同的景象的出现，但是同时异样的从性上面来说这些都是虚妄的显现。那如果相上面都是虚妄的，性上面不可能有真实。如果说性上面有实有，那这个实有是什么？你只能说这就是意识而已。如果说表象上的多种多样万事万物，根本上就是一个心识，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叫做识而已，那不同的体的众生都有共同的自性，那众生都没有什么差异。以前的很多印度教的传承，像刚才讲的述论派的影响，在西方世界各个地方都有。经常说“所有的现象是一个整体”啊，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实有的执着；“我的肉身和心跟所有的众生都练成一片，大家都是这样子”啊。我们在练习慈悲心的时候经常说把六道众生观成自己的山半身、下半身，不一样但是类似的，他们有一种整体的、一体的说法。如果根本上面、性上面都是一样的，那岂不是说好像有一种“一”和“多”变成两个极端？我们说过不是“一”也不是“多”的道理，可以破除对于某一种实有的执着。